

王刚 著

你给儿子 写信 了吗

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写信了，有时候觉得父亲给儿子写信是一件挺不要脸的事情。

——作者



你給兒子

寫信了嗎

王剛 著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给儿子写信了吗 / 王刚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063-9775-9

I. ①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5681 号

你给儿子写信了吗

作 者: 王 刚

责任编辑: 兴 安

装帧设计: 王一竹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185

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775-9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序：你给儿子写信了吗 / 1

HEY JUDE

HEY JUDE / 7

爸爸的包袱 / 11

窗帘上的米罗 / 15

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画布呢 / 19

独自在天山脚下的小屋里 / 34

父亲的乌鲁木齐 / 38

为好人祈祷，为恶人说情 / 44

我，哥哥，康定儿 / 48

长笛——韩国良、李学全和我 / 52

爸爸的信仰

巴黎的忧郁 / 59

爸爸的人性 / 63

爸爸的信仰 / 68

爸爸和奶奶的忏悔 / 72

爸爸和王实味 / 76

被放大的文化和火气 / 80

儿子埋葬父亲 / 84

海边的日瓦戈医生 / 89

假如你遇到丹麦国际文学节 / 93

你说你最近去了纳帕山谷 / 97

笑面虎 / 101

与成功者反方向 / 106

因为音乐，我们才不是敌人 / 111

云游山水的人是失败者 / 115

在美国学习法律的孩子 / 119

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/ 123

北京有云有天的日子

北京大雾 / 129

让肖邦的声音站在前边来 / 133

火车向着北京开，呜—— / 137

在北京有云有天的时候 / 148

鲍家街43号的尤金娜

鲍家街43号的尤金娜 / 155

大海和大提琴 / 159

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/ 164

抽烟斗的王刚 / 168

最后四首歌

从《英格力士》《福布斯咒语》到《月亮背面》 / 175

冯石先生 / 179

朋友 / 183

最后四首歌 / 187

经常有自由闪过

如果老了，活着还是自杀 / 195

母亲的对抗 / 199

微博里有没有人肉包子 / 203

是吗，路越走越窄 / 207

政治的激情和艺术的眼泪 / 211

自我中心的男人女人 / 215

我们移民吗

白杨河 / 221

哈佛丢车记 / 225

海南雾霾 / 230

楼兰 / 234

湄潭山水民居 / 238

我们移民吗 / 245

序：你给儿子写信了吗

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写信了，有时候觉得父亲给儿子写信是一件挺不要脸的事情。儿子，可是，这几年爸爸却给你写了许多封信，有的你可能读了，有许多你没有读。爸爸知道你对这些信没有太大兴趣，总体是懒得读。懒得读，就自己写，自己看，但是，这就更不要脸了，对方都不太看，你给他写什么信？

爸爸那年5月在旧金山红木海岸，午睡朦胧中突然决定要到明尼阿波利斯看看（咱们家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午睡蒙眬里决定的），因为你8月份就要到明大法学院读书了。其实，本来是希望你去纽约的，非常希望你去福特汉姆法学院，旁边就是林肯中心、茱莉亚音乐学院，你可以到林肯中心听音乐会听歌剧，去茱莉亚音乐学院找找女孩儿，爸爸都为你想好了。你自己却选择了明尼阿波利斯，说他们给你奖学金，说法学院给奖学金很难，说明大偏僻正好读书。所有这话都像是一个老年

人说的。

其实，你已经决定去明大法学院了，爸爸在你入学之前先去那儿看看究竟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什么用，你自己什么都决定了，我不过是好奇而已。

那天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旁等公共汽车，小风像小刀一样割在脸上，明媚的阳光像美国政府，看上去美丽，却内心感觉冰凉，已经5月了还这么冷，身边一对华人老夫妇说这已经是最温暖的春天了。美国的公共汽车来得好慢呀，突然很想念你，想到你要独自来美国了，爸爸像所有那些渐渐衰老的父亲一样，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。就是在那个公共汽车站，在公共汽车似乎永远等不来的时候，决定要给你写信，你从小到大听爸爸的废话够多了，可是像爸爸这样的人却仍然感到没有表达够，刚才说了——千言万语。

其实年轻时的爸爸没有想过要孩子，更没有想到会与你那么多话说。电影里那些父亲听说有了孩子就高兴得蹦跳起来，爸爸不是这样，有了你之后，内心特别沉重，觉得自己还没有玩儿够呢，就要当爹了，很可怕。所以看着那些跳起来的男人们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对你有了感觉，有了感情，甚至充满深情（这话有些不要脸）都是以后的事情。看着你一点点地长大，爸爸也长大了。那时北漂的爸爸每次回到乌鲁木齐都会带着你，

你从来不愿意管我叫爸爸，我也无所谓。反正当时天天带着你玩儿真的比跟别人玩儿要舒服愉快，叫什么就更不重要，爸爸是一个务实的人。别人的爸爸都总是很忙，你爹却一辈子晃晃悠悠，一点儿也不忙。别人的爸爸计划性特强，你爸爸喜欢瞎逛，别人的爸爸都有单位有公司，爸爸没有单位，即使在公司时也是若即若离像是一个局外人，今天在音响店，明天在旧货市场，后天在商场西装店、南门新华书店，大后天又独自坐在公园的湖水边发呆。有了你就更喜欢逛了，只是天天带着你一起逛，以后你大了不愿意跟我逛了，我就又独自逛……几十年就这样逛过来了。

父母生养孩子是为了什么？过去一直同意那种说法，孩子是那对为父为母的男女寻欢作乐的产品。养孩子是什么行为？动物本能，某一类动物本能，某一种动物本能——他们说人性。

所以，你有时对爸爸说话厉害，爸爸从不顶嘴，内心不高兴也不想吵架。可是，儿子，爸爸在外边几乎没有朋友，因为爸爸是一个不容易吃亏的男人。

你小时候家里吵架，爸爸经常诉说委屈，多么不容易云云，最近出去逛得少了，却喜欢天天看《动物世界》，才发现许多动物都完全不是爸爸这样的，才发现动物里当爸爸的角色本该为自己的家庭和后代把食物找回

来。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动物们没有为此委屈含冤的，只有人类当爸爸的才喜欢经常诉说委屈，这又是挺不要脸的。

对了，今天在信里问你，当时不去纽约非要去明大法学院，是心疼家里的钱吗？我渴望答案，《动物世界》却没有说，我没有从那些小动物身上看到它们是不是心疼家里的食物，我只是发现你小时候竟然是一个节约的孩子。前几天，你为爸爸过生日，从美国带回来一瓶很好的起泡酒，是法国香槟产区的，你记得爸爸当时对你说什么吗？当时感觉那酒真的很好，喝着心里很舒服放松，于是又悲伤起来，说：还没玩儿够呢，就老了，而且又老了一岁。

HEY
HEY
JUDE
JUDE

HEY JUDE

儿子，当年那个留着长头发，在乌鲁木齐的漫天大雪中还穿着一件日本旧西装的青年就是我，你的父亲。天气那么冷，却因为爱美仍然不愿意穿棉服。身上日本的旧西装很多人都说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也许上边还沾有艾滋病毒，二十四岁的父亲却因为深深地恋着它的版型连冬天都穿着它。艰难地行走在没膝的雪中，看着雪花在灯光下像洪水一样地朝我奔涌。深夜行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，是因为内心里有着烈火一样的感动：孟非从阿联酋回来，他带回了一盘磁带。是披头士唱的歌，里边有约翰·列侬。

时光已经很久远了，当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，二十多年摇摇滚滚，流走的时间把我从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现在的垃圾堆里。约翰·列侬却从来没有从我的内心退却，《LET IT BE》《YESTERDAY》《HEY JUDE》如今你也非常熟悉。只是它们让我想起的是所有那些当年在乌

鲁木齐的女孩儿，她们为我擦汗并和我一起葬送青春，而你，你的女孩儿在哪里？在北京？在英国？你其实最喜欢的还是《I WANT TO HOLD YOUR HAND》，我想抓住你的手还是我想握着你的手？我怎么对你说那个晚上在乌鲁木齐漫天大雪中的列侬呢？在孟非家一遍遍地听，拿出自己珍藏的TDK磁带让他为我转录，我边听边为自己不满足的生活流泪。当我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时，醉酒的我凄凉地哭泣着，一遍遍地唱着那首刚学会的《HEY, JUDE》，雪是那么温暖，灯光如同阳光，乌鲁木齐的夜空光辉灿烂，照耀着我的前方，我就像是一个得了青光眼的病人那样，再努力也睁不开眼，故乡的大雪让我胆大妄为，猖狂无比。黎明时分回到了家，如同将熄的炭火，更像是垂死的牲畜，瘫倒在小屋的地上，在深沉的睡梦中把雪野、乌鲁木齐、约翰·列侬永远地搅拌在了一起，以至于在自己的一生中，只要是看到了雪，就想到了乌鲁木齐，就看到了那个反叛者和他的音乐以及我的反叛和我的音乐。

儿子，你是反叛的吗？似乎没有，你后来告诉我，你经常放学后不回家，在外面闲逛，或者在网吧里。可是，粗心而且自私的父亲却完全不知道。爸爸的自私和粗心救了你，让你没有受到那些可怕的关注以及鼓励。记得你去美国之前，我对你说：别人问我，你是如何教

育孩子的？我回答没有教育。人生挺失败的爸爸只是喜欢喝一点酒后，在家里骂权力，骂教育，骂文化，骂污染，骂疾病，骂衰老。你当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？你说：那总比骂我好！

在车里，我们经常一起听约翰·列侬，就好像他是我们共同的熟人，以后你自己去买了约翰·列侬的CD，你也会把他的歌声用MP3装起来，放在家里新买的车上，在一起去大海的时候反复听。你可能也会把约翰·列侬介绍给你的那些女孩儿。因为这些，爸爸总是以为约翰·列侬永远年轻。有的人不一样，他们不会老。

可是，无意中又看了大野洋子的视频，她在表演。她是死了多年的列侬的夫人。她唱着当年那些摇滚的歌，使她看上去更加衰老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又唱又跳，显出残酷滑稽，让人心酸心疼。

正因为心酸心疼，所以今天特别想对你说说我们的约翰·列侬。

儿子，那个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，并渴望拿到纽约律师资格的人就是你，每天要被迫读六十页法律书，还要去健身房运动。你买了很好的西装和皮鞋然后照镜子，看自己像不像是一个美国的律师，你的目的性似乎比父亲强得多，你在与父亲讨论时已经比过去更沉默了，因为你已经更加不适应一个父亲的夸张。你走在纽

约，还有明尼阿波利斯的大雪中，会想起爸爸的约翰·列侬吗？披头士里那些比你已经更娃娃的脸还能让你感动兴奋吗？

爸爸这批人无论在道德上，还是那些准则的操守上都有很多问题，但是爸爸喜欢约翰·列侬是真的。儿子，向你保证：

HEY JUDE。